

回家

□潘玉毅

今年过年要比往年来得更早,12月的风一吹,回家成了家住远方的同事时常挂在嘴边的话。许多年轻的同事不理解,问他们因何会这般的期盼?在他们看来,如果真想回,路远的请个年假,路近的挑个双休日,几时不能回?而回答他们的多半是笑而不语。

回家,两个字,十六画,看起来平常无奇,实则已流淌于国人的血液之中,从古至今,生生不息。平常时候或许因为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,尚不觉得,到了年关,心中的思念会被放大无数倍。哪怕路途再远,风雪再大,也要找到归期,回家团聚。

想要回家,是因为家里有父亲母亲,有兄弟姐妹,他们有可能富裕,有可能贫穷,但于离家的游子而言,是一样的珍贵,一样的无可替代。也许当你提着礼物风尘仆仆地回到家中,父母会批评你乱花钱;你休息才两日,他们会将满腹的唠叨说与你听,让你去相亲;正月里走亲访友,亲戚朋友之间会互相攀比,而不像以前那样发自真心地关心彼此。但即便如此,不说的话总觉得缺少了点什么。心里会想、会念、会期盼,随着年关将近,与日俱增。

这种思乡情切的感觉我亦曾体验过。十余年前,当我还是一名学生的时候,我在西安读书,因为路途遥远,一年只能回家两次——寒假与暑假。寻常时候,我犹能摆出一副“北海西山皆可忘,我来只为读其书”的面孔,但是回家的日子一近,家的影像便切换到了脑海里:故乡的山、故乡的水、故乡的人纷至沓来,没有了白昼与黑夜、现实与梦境的区分,想来,这种感觉,不曾离家的人是不会有的。

回家,离家,就像月的圆缺盈仄,年复一年。以至于毕业一年后,我几经辗转,最终还是回到了家乡——浙江慈溪。回到了家乡,也就不再有所谓的“故乡”。然则虽然没有了故乡的概念,但并不代表心中没有挂念,只不过思念的那头由“远方的家”变成了“家”。

工作九年有余,除非是遇到什么避不开的事情,我每个星期都会回家,看看家里的鸡鸭和草木,看看书房里架子上的书,看小溪里的水是满是枯,看母亲在灶台旁忙碌。母亲做饭做菜的时候是不许我动手帮忙的,我所能做的就是趁机递一袋盐,递两棵葱,在母亲忙碌的间歇同母亲说上一会儿话。

远离田间地头已有些年头,蔬菜何时种、瓜果何时熟我已全然不知,故而与母亲交流也聊不来专业的农事,而以琐事居多。虽则多是些家长里短的闲话,母亲说得很开心,我亦听得很满足。至于聊天的时长,全凭母亲的心情,有时半小时,有时是半天——当然,有时也与我的俗务有关。

在我离开前,母亲总是从菜地里将新鲜的菜蔬割好打包,或者将水果从树上摘来洗净,让我带去与岳父岳母、同事朋友分享。四时不同,带的东西也不同,杨梅、桃子、柿子、番薯、芋艿、萝卜……虽是些家常小菜、山间水果,在城市里也能买得到,但不会如母亲准备得这么精细,也没那么新鲜。

也正因此,离家之后,不管我走到哪儿,都能尝到家的味道。

总第6777期 配图 汤青
投稿邮箱:essay@cnnb.com.cn



新中国

70

华诞之

老物件的故事

扁担往事

□方名列

那天,在小区门口看到卖麦芽糖的,两个箩筐放在一起,一根扁担搁在上面。不知为何,看到扁担,忽而感到亲切起来,想想这个简单的家什,居然已很长时间没看到了。触景生情,不禁使我想起了关于扁担的往事来。

小时候,墙门里有位邻居叔叔,他的营生是在车站码头帮旅客挑行李,其“吃饭家生”是一根扁担、两根绳索。干的力气活,赚的是小钱,养家糊口,相当不易。每天早出晚归,他肩上扛着扁担,扁担上挂着两根绳索,随着他的脚步,左右晃动,但他为人乐观,常对我们说:一根扁担两根龙,一世(方言音同西)做人吃不穷。因每根绳索的头部有个树杈做的钩子,便于捆绑行李,象征龙头。这句话也不知是他的原创,还是他们的“行话”,用宁波话说来,还很有韵味。其实,这根扁担,邻居叔叔挑的不是行李,而是一家人的希望。

扁担是负重工具,特别在农村,是农民的得力助手,过去,每家农户少则一两根,多则三五根。扁担所放之处,总在不显眼的地方,门背后、猪舍常是它的栖身之地。扁担一般用竹子做成,可叫篾匠做,也可上供销社里买现成的。根据用途,扁担又有多种样式,农家洗衣、送点心饭等,用的是轻巧的小扁担,所谓小扁担三尺三,经济实用轻巧来。挑谷箩担、粪桶担等,用的是宽扁担,扁担的宽面贴在农民厚厚的肩膀上,能减轻压力。

我插队落户时,由于劳动积极、出勤率高,被评为优秀社员。在大队会堂里发言后,接过大队长发的奖品,那是一根青竹扁担,相当光滑,还飘着竹子的清香。大队长说,希望你继续保持成绩,嫩竹扁担经得起重压。

当时有位农友,他有一根上好的扁担,扁担呈两头翘起、中间低下的形状,俗称翘扁担,说是爷爷传给他的,用檀树做成。经过雨

水、汗水的洗礼,整体溜光乌亮。扁担的两头分别嵌有两枚竹钉,便于挡住绳索。“双抢”时节,他用檀树翘扁担挑起满满的谷箩担,扁担一经重量,原本翘起的两头下压,随着脚步,扁担两头一上一下起伏,犹如音乐节奏,绳索与扁担间发出“吱吱”声,抑扬顿挫,踏实地走在窄窄的田埂上。实话说,一根好的扁担,能减轻不少农民肩上的负担。我看着羡慕,心中发痒,这么好的扁担,也要享受一下,他却笑着对我说,他这可是翘扁担,与众不同,认生,初次挑的人是要“吃生活”的。有这么严重?玩笑吧。我从他手中接过翘扁担,上肩,右手捏住前面的绳索,左手搭住左腿,慢慢起身,挑起谷箩担,像醉汉般踉踉跄跄地走了三五步,只听“啪”的一声,右脖顿感生疼,谷箩担落地,惹得那位农友哈哈大笑。原来我一来挑不起这么重的担子,二来没掌握好左右的平衡,翘扁担反转,刚好打在脖子上。

这“翘扁担”不好挑,而“翘扁担”在农村还有另一层意思,宁波老话即坏(方言音同哇)吃芋艿,是队里的“刺头”,谓不肯吃亏、比较难弄的人。

说来有趣,扁担还有位“伴侣”,即是“朵拄”。朵拄是用一米余长、五六厘米粗、上端有权角的木棒做成。重担挑在右肩,朵拄平搁在左肩,上端放在身后扁担的下面,随着脚步,用左手下压朵拄,抬起扁担,使左右肩均可分担重量。如中途歇肩,撑起朵拄,扁担的前端搁在杈角上,使重物一头落地,再起步时省力。朵拄一般为挑重担或上年纪的人使用。

扁担,不知起源于何时,曾经风光无限,为人类作出过重大的贡献。但随着社会的进步、时代的发展,其用武之地越来越小,离我们渐渐远去。然而,那粗粝质朴、勇荷重物的身影,终将留在我们的记忆里。